

德国“老爷爷”的古今中外

——记 2012 中国政府“友谊奖”得主、
计算生物学所首任所长德乐思教授

解放日报社 徐瑞哲

德国“老爷爷”的古今中外

——记 2012 中国政府“友谊奖”得主、计算生物学所首任所长德乐思教授

本报记者 徐瑞哲
昨天,74 岁的德乐思教授从北京人民大会堂载誉而归,回到他扎根 5 年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大院,与中国老同事们重聚共庆。这个德国数学家刚刚从我国领导人手中接过 2012 年中国政府“友谊奖”,这是他去年获得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奖后,又一次荣膺中国国家级最高奖。

德乐思是沪上“中科院—德国马普学会计算生物学伙伴研究所”首任所长,他是我国古代科学家徐光启以及京圈的铁杆粉丝;他从事当今科学界流行的计算生物学交叉研究;他被海内外上下下下的中国人称为“老爷爷”,他为中国创造了第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国际合作所。

“古” 来上海前,德乐思对徐光启并不了解。计算生物学所初创期间,一个爱读青的德国同事便告诉德乐思,附近有个地方很有意思:一个中国古人的高丘上竖着十十字架。“哦?这个周末我们一起去看看。”德乐思说。

这个中国古人就是致力中西文化交流的徐光启,当德乐思在来自公同认识他后,便开始崇拜这位明末数学家、天文学家、农学家、水利家、政治家和军事家。“他如此”博,真是中国的达·芬奇。2007 年,正逢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《几何原本》3400 周年。在德乐思指导下,他的研究所与徐汇区政府合作,在组织内设立“徐光启国际学术讲座”,迄今已办 6 次,其中 4 次的主讲人都是他力邀而来的诺奖得主。

位于岳阳路上的计算生物学所,离光启墓约有两公里远。古稀之年的德乐思常在休息日散步前往。而且每年清明都与妻子同去扫墓,直至他 2010 年从所里退休。

尽管德乐思并不懂中文,他却喜欢中国古典戏剧和典籍,同事李淑琴说,每次开学术会议,他必安排一晚带领各国学者自费上戏院看戏。“他总让我们用英文把剧目大概内容告诉他,再到网上去搜集更详细的内容,然后讲给回去看戏的人听。”他还爱翻着一套插图本《本草纲目》,“真不知他是看图还是看字”。

“今” 德乐思的科研却非如此。“古典”,而是相当新潮。早期,他创立了利用理论计算“周期排列”的方法,名噪国际数学界。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,他还不懂何为生物学,但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期间,他发现自给的一位舅舅——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开始研究起生物学。经引导,他结识了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M·Eigen,他们基于生物学逐步建立起一套数学理论。

当生物学研究进入基因、蛋白、分子等新的层面,这个微观世界瞬间千变万化,出现海量而复杂的计算任务。于是,德乐思也跨越数学、生物学、计算机学,转型成为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开拓者。

“德乐思”是 Andreas Dress 的中文名,除了读音相近,这个名字被他理解为“德国人乐于思考”,研究确实是他最大的爱好。他爱瞪眼,眼底血而视力模糊,于是坐在办公桌前看放大镜在书页上缓慢移动。为了便于他亲手处理邮件和文件,所里为他配置了 29 寸的电脑显示器,还像一台电视机。在他的眼睛手术后,他戴着一只黑眼罩坚持伏案工作。在华 5 年间,

他在《自然》等期刊上发表文章 30 多篇,以简洁优美的“数学语言”解读生命蕴含的玄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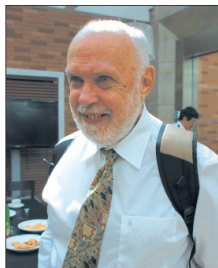
昨天下午,他又去复旦大学附属五洲医院拜访他熟悉的医生,还是因为他那双毕生注目于科学的蓝眼睛。

“中” 德国老人的中国人缘非常好,整个研究所,上至所长、课题组长,下至职工、学生,都爱称他为“老爷爷”。一个人生活在上海,“老爷爷”大部分时间与同事待在一起,吃在食堂,平时,所里来了客人,他作为所长却基本都带他们去大院内那个简便实惠的小食堂吃饭。就连前来评估的学术委员会“大腕”,也照样被“老爷爷”安排在内部餐厅就餐。在家时,“老爷爷”最常吃的就是土豆,把土豆放进微波炉烤上几分钟,就用叉子或筷子把土豆放进微波炉那样吃着。

“老爷爷”每次回国探亲或出访开会,回来坐十几个小时飞机抵机场,自己一个人背个大背包,揣个大箱子,先坐机场大巴到市内,下车后再搭乘一路公交车到所里。“他根本不带时差,一到上海就进单位。”同事徐波说,后来几年,他每年事渐高,返程当天中午进所,先跟同事们问声好,然后说“我先回去休息一下,下午再来上班”。

这个国庆长假,“老爷爷”再次举办“宝贝派对”,组织所内同事在“反斗城”乐园亲子欢聚。“即使退休后,这也是他每次回沪的保留节目。”事实上,在退休回国时,“老爷爷”向同一套的明家具,身在德国也能生活在德国风格中,而且,他儿子还娶了一位中国妻子。

“外” 德乐思应邀担任计算生物学所首任所长时,他是第一次来上海,也是中科院第一位完全全职的外籍所长。“这是一个充满



德乐思昨天重回上海“老单位”。徐瑞哲 摄

挑战性的任务,但我喜欢。”他发现,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集多家研究所,涵盖生物化学、细胞生物学、神经科学、药理学、植物学、营养学、病毒学等各学科门类,而在数学方面,复旦、上海交大等高校也都有学术大师,因此,在计算生物学领域建设专业机构,此地得天独厚。

但跨学科要跨领域,德乐思努力把这个研究所打造成“国际所”——所内,不仅 5 个研究室课题组长分别来自英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美国、奥地利等地,4 个青年科学家小组组长也从俄罗斯、德国、中国招聘,他任职 5 年,这个外籍所长从世界范围引进 50 多名各类研究人员,全所外籍学者人数超过了三分之一,推动了中国在计算生物学上的学科建设和科研产出。目前,研究所共承担 373.863 家自然科学基金、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等各类科技计划项目 42 项。

下月初,德乐思将在上海交大参加计算国际论坛,“我也有个发言,关于搭建 IT 医疗平台”——“医疗云”成了德乐思计算生物学的新追求。

《解放日报》第 7 版
2012 年 10 月 9 日

昨天,74 岁的德乐思教授从北京人民大会堂载誉而归,回到他扎根 5 年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大院,与中国老同事们重聚共庆。这个德国数学家刚刚从我国领导人手中接过 2012 年中国政府“友谊奖”,这是他去年获得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奖后,又一次荣膺中国国家级最高奖。

德乐思是沪上“中科院—德国马普学会计算生物学伙伴研究所”首任

所长。他是我国古代科学家徐光启以及京剧的铁杆粉丝；他从事当今科学界流行的计算生物学交叉研究，他被所里上上下下的中国人称为“老爷爷”；他为中国创建了第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国际合作所。

“古”

来上海前，德乐思对徐光启并不知晓。计算生物学所初创期间，一个爱踏青的德国同事彼得告诉德乐思，附近有个地方很有意思：一个中国古人的墓丘上竖着十字架。“哦？这个周末我们一起去看看。”德乐思说。

这个中国古人就是致力中西文化交流的徐光启。当德乐思在光启公园认识他后，便开始崇拜这位明末数学家、天文学家，农学家、水利家、政治家和军事家，“他如此广博，真是中国的达·芬奇”。2007年，正逢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古希腊《几何原本》400周年。在德乐思倡导下，他的研究所与徐汇区政府合作组织大规模的“徐光启国际学术会议”，并在所内设立“徐光启系列学术讲座”，迄今已办6次，其中4次的主讲人都是他力邀前来的诺奖得主。

位于岳阳路上的计算生物学所，离光启墓约有两公里远。古稀之年的德乐思常在休息日徒步前往，而且每年清明都与妻子同去扫墓，直至他2010年从所里退休。

尽管德乐思并不懂中文，他却喜欢中国古代戏剧和典籍。同事李淑琴说，每次开学术会议，他必安排一晚带领各国学者自费上戏院看戏。“他总让我们用英文把剧目大概内容告诉他，再到网上去搜集更详细的内容，然后讲给同去看戏的人听。”他还爱翻看一套插图本《本草纲目》，“真不知他是看图还是看字”。

“今”

德乐思的科研却非如此“古典”，而是相当新潮。早期，他创立了利用图论研究“周期拼砌”的方法，名噪国际数学界。上世纪70年代中叶，他还不懂何为生物学。但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期间，他发现自己的一位舅舅——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开始研究起生物学。经引荐，他结识了诺贝尔化学奖得主M·Eigen，他们基于生物学逐步建立起一套数学理论。

当生物学研究进入基因、蛋白、分子等新的层面，这个微观世界瞬间

千变万化,出现海量而复杂的计算任务。于是,德乐思也跨越数学、生物学、计算机学,转型成为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开拓者。

“德乐思”是 Andreas·Dress 的中文名,除了读音相近,这个名字被他理解为“德国人乐于思考”。研究确实是他最大的爱好,他曾因眼底出血而视力模糊,于是坐在办公桌前拿着放大镜在书页上慢慢移动。为了便于他亲手处理邮件和文件,所里为他配置了 29 寸的电脑显示器,活像一台电视机。在他的眼睛手术后,他戴着一只黑眼罩坚持伏案工作。在华 5 年间,他在《自然》等期刊上发表文章 30 多篇,以简洁优美的“数学语言”解读生命蕴含的玄机。

昨天下午,他又去复旦大学附属五官科医院拜访他熟悉的医生,还是因为他那双毕生注目于科学的蓝眼睛。

“中”

德国老人的中国人缘非常好。整个研究所,上至所长、课题组长,下至职工、学生,都爱称他为“老爷爷”。

一个人生活在上海,“老爷爷”大部分时间与中国同事待在所里,吃在食堂。平时,所里来了客人,他作为所长却基本都带他们去大院内那个简便实惠的小食堂吃饭。就连前来评估的学术委员会“大腕”,也照样被“老爷爷”安排在内部餐厅就餐。在家时,“老爷爷”最常吃的就是土豆,把土豆放进微波炉转上几分钟,就用叉子或筷子把土豆像糖葫芦那样叉着吃。

“老爷爷”每次回国探亲或出访开会,回来坐十几个小时飞机抵达机场,自己一个人背个大背包,拖个大箱子,先坐机场大巴到市内,下车后再换乘一路公交车到所里。“他根本不倒时差,一到上海就进单位。”同事徐波说,后来几年,他年事渐高,返程当天中午进所,先跟同事们问声好,然后说“我先回去休息一下,下午再来上班”。

这个国庆长假,“老爷爷”再次举办“宝贝派对”,组织所内同事在“反斗城”乐园亲子欢聚。“即使退休后,这也是他每次回沪的保留节目。”事实上,在退休回国时,“老爷爷”购回一套仿明家具,身在德国也能生活在中国风格中。而且,他儿子还娶了一位中国妻子。

“外”

德乐思应邀担任计算生物所首任所长时,他是第一次来上海,也是中

科院第一位全时全职的外籍所长。“这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任务,但我喜欢。”他发现,中科院上海生科院集聚多家研究所,涵盖生物化学、细胞生物学、神经科学、药理学、植物学、营养学、病毒学等各学科门类,而在数学方面,复旦、上海交大等高校也都有学术大师。因此,在计算生物学领域建设专业机构,此地得天独厚。

但跨学科更要跨国界,德乐思努力把这个研究所打造成“国际所”——所内,不仅5个研究室课题组长分别来自英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美国、奥地利等地,4个青年科学家小组组长也从俄罗斯、德国、中国招聘。他任职5年,这个外籍所长从世界范围引进50多名各类研究人员,全所外籍学者人数超过了三分之二,推动了中国在计算生物学上的学科建设和科研产出。目前,研究所共承担973计划、863计划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、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等各类科技计划项目42项。

下月初,德乐思将在上海交大参加云计算国际论坛,“我也有个发言,关于搭建IT医疗平台”——“医疗云”成了德乐思计算生物学的新追求。